日本●金榜畅销书译丛
【远藤志雄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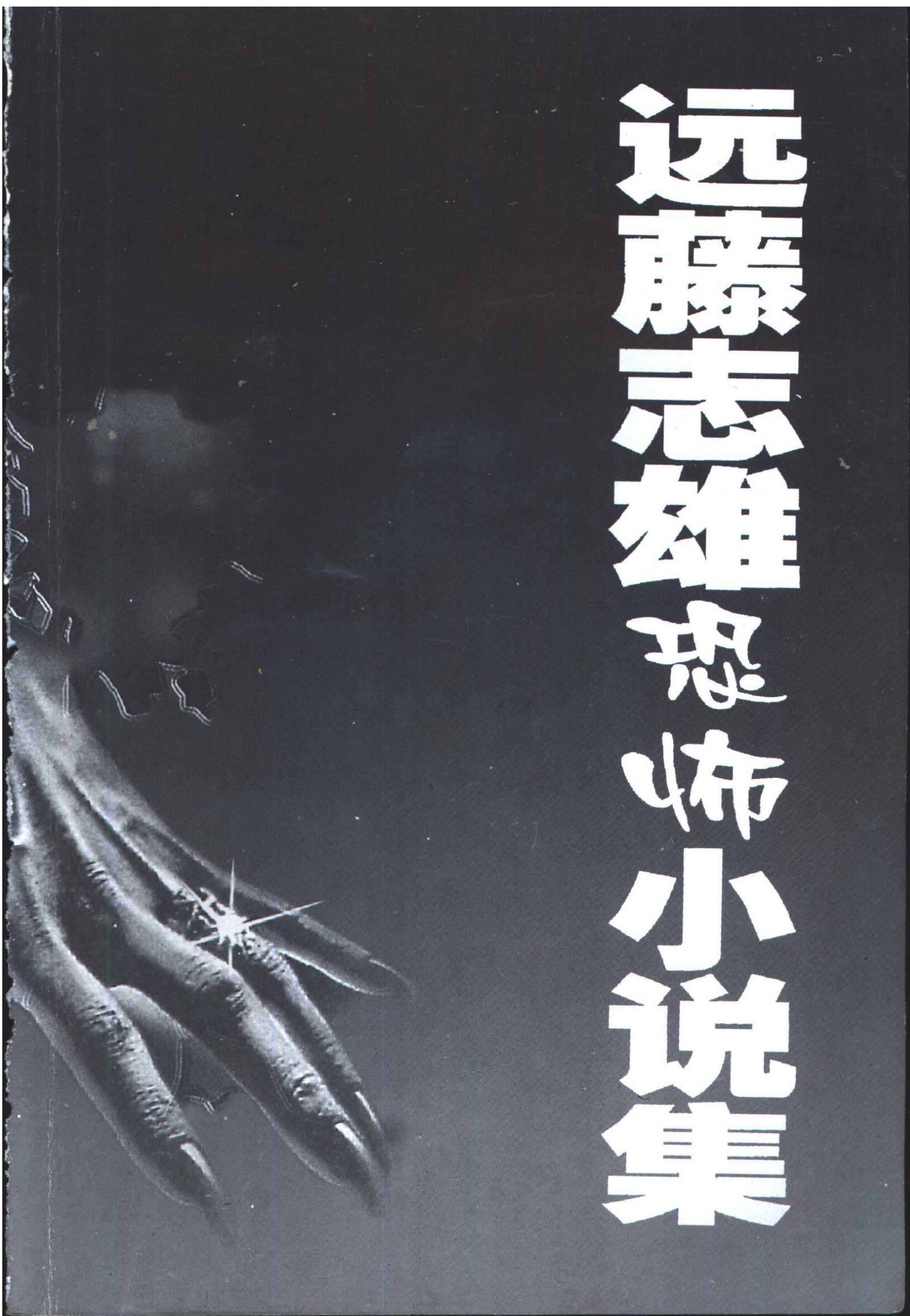
猫　　祸

廖炳文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二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远藤志雄恐怖小说集



内容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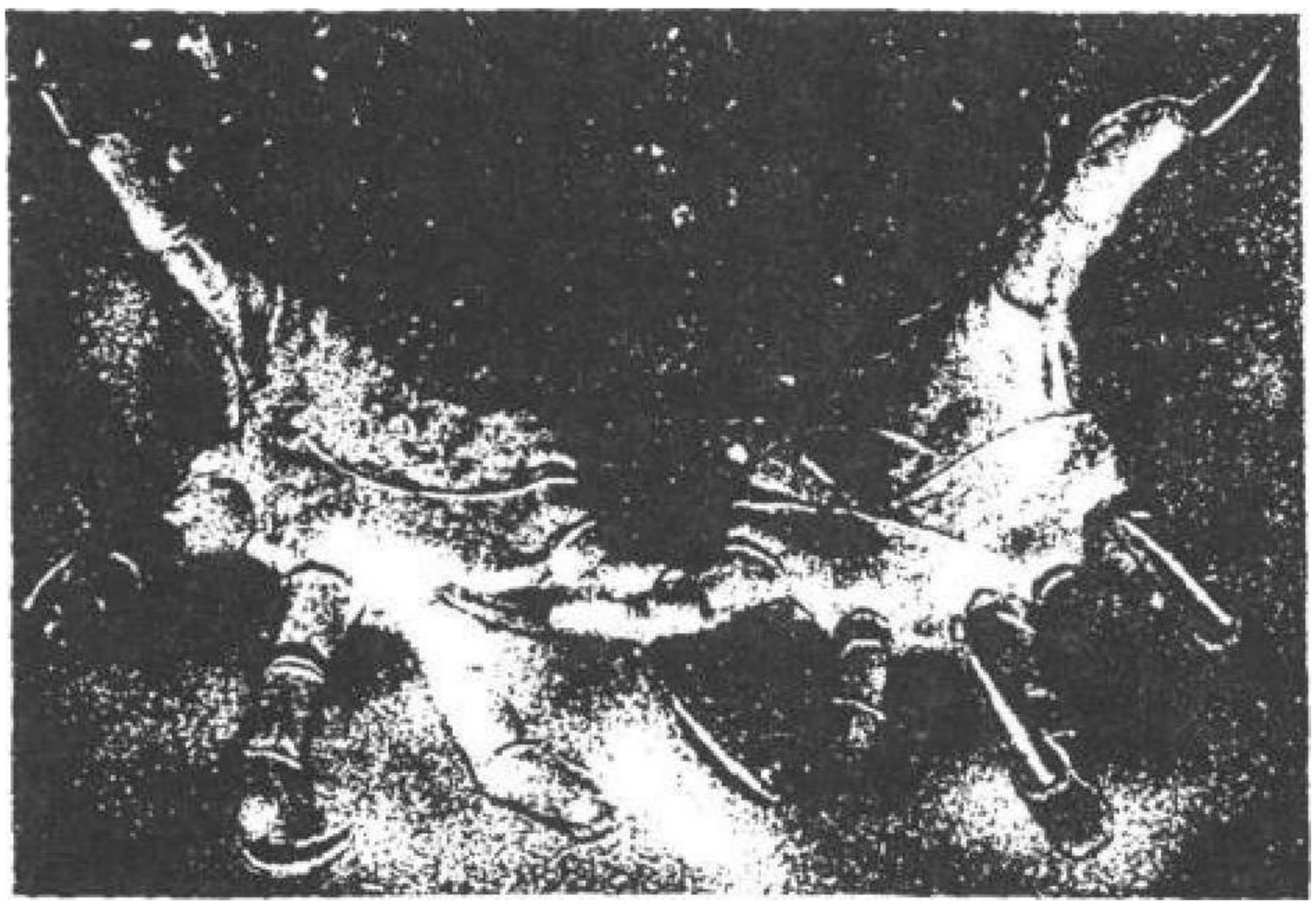
一个男人在教学楼前死亡，随后有一只黑猫从天而落，粉碎的尸块摆成规则的图案。死者的妻子立即间串般结婚，于是有两个神秘男女在新丈夫的耳边悄悄地说：“ 我知道她曾经干了什么？ ”

许多心怀鬼胎的人粉墨登场，奇怪的事情接着发生在那女身边，一只黑猫总在扣人心弦神秘而来又神秘而去，谁也不知道它肩负着什么样的使命。

在一个白天，它从车轮下滚出来，流着鲜红的血……

远藤志雄之《猫祸》位居于日本恐怖小说恐怖之首。

◆看着他们一个个的死去，我知道我在这个世界变得恐怖起来。但是，我还是一定……一定要杀死他们。



目录

猫祸

引子……（1）

第一章　奇怪的来客……（5）

第二章　隐情（一）……（21）

第三章　黄雀在后……（35）

第四章　目击者……（49）

第五章　隐情（二）……（63）

第六章　阴谋……（75）

第七章　壮阳药的灾难……（89）

第八章　露营人……（103）

第九章　一二零三房间……（117）

第十章　百年计划……（129）

第十一章　意想不到的计划……（14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十二章　危　险……（157）

第十三章　无处可逃……（175）

第十四章　要命的现实……（189）

第十五章　行动……（203）

第十六章　突然而来的事变……（217）

第十七章　杀意……（231）

第十八章　延村太一……（245）

第十九章　一定杀死你……（257）

第二十章　了　结……（271）

引　　子

有谁知道炎炎夏日里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呢？你不能够推测自己曾经有过什么样的举动会牵引一些早已被淡忘的往事，就象这段时间正在全日本疯狂上映的《你知道我去年夏天于了什么》一样，一切都在静悄悄地发生着。

蝉的叫声打破了夏日的宁静，新上任的小渊惠三首相正在电视里卖力地讨好着人民，而千里之外却是一片罪恶。

一个濒临死境的男人躺在路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那灰色的开襟衬衣和蓝色的短裤上粘满了泥土。而从那痛苦而扭曲的脸上，汗水滴滴答答地滴落到地上。看样子他的视力早已丧失了一大半，从他那酱紫色的、微微颤抖着的嘴唇深处，发出一阵阵粗重的喘息声，其中还夹杂着呜咽。

他的双手紧握成拳，死死地抵在胸口，好似要保护自己

的心脏。一对仿佛患了热病似的神色散乱的眼睛不停地扫过路面。

然而，在他的视野里看不到任何人影。马路对面是一片比路面低一米左右的稻田，以及一大片杂木林。身后这一面他心里清楚——是座石岩突兀的小山岗。也许是因为他此时所处的位置正在缓缓的盘山公路的转弯之处吧，干燥的沙石路面的一端消失在杂木林的后面，另一端消失在小山岗的背后。

在他的视野里，除了水田之外，唯一能够看到的与人有关的东西就是在杂木林背后闪着金光的寺庙里的塔尖。塔尖的顶端倒置着一只硕壮的黑猫，预示看人生的不幸与悲哀。然而，它似乎在唤醒从塔旁而过的人们，使人们不再被心中的阴影限止游人生的念头。

也许是寺庙的尖塔在夕阳的照射之下，闪烁着黄中带红的颜色刺激了他的视网膜之故吧，他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尽可能抬高身体凝视着远远的、直指苍穹的黄色塔尖。

这时，小轿车行驶在沙石路面上发出的声响传进了地的耳朵，早已专得迟钝的听觉使他回过头来朝着来车的方向张望。一辆墨绿色的轿车在距他20米左右的地方突然刹住了。他拚出仅有的最后一点力气朝小车挥手求救，小车仿佛接到信号似地突然启动，并且加大油门朝他冲了过来，当开车人看到他的脸正好在车头正前汗时，又踩了一下油门。

受伤倒地的男人惊恐万状地注视着夕阳照射下的车前窗玻璃，当他看清了开车人的刹那间，惊恐的两眼之中突然浮现出绝望的目光。

绝望的前面显然只能是地狱。开车人成了他最后一个视觉内形。随着一声足以掩盖呼声的沉闷的撞击，他那不足四十年的生命就身不由己地脱离他的躯体。

刹那间，那只倒置在塔尖的黑猫木雕突然莫名其妙地掉下来，散落的朽木块不规则地形成不可知的图案，正如生命的起始和延续，开车人仿佛也被震得不轻，停下车把头伏在方向盘上闭上眼睛。几秒钟之后，此人才回过劲来，勿勿掉转车头，然后从另一侧车窗探出身子，注视着左边路面。

被鲜血染红的尸体就好似一具断线的木偶，扭曲着身子躺在公路上，那样子显得极不自然，就好像他对于死神的召唤有着深深的怨恨和责备，然而，他总是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留下来的只是无声的抗议。当确认对方绝无复生可能之后，他才冷静地扬长而去。

这个地方偏僻得很，路上来往的行人和车辆都少得出奇。当夜幕开始覆盖这具沐浴了充足的夕阳的尸体时，一辆小型卡车沿着之字型的山道开了过来。显然是辆老掉牙的老爷车，发动机发出刺耳的声响，轰轰隆隆地驶了过来，驾驶室里坐着两个50岁左右的男人。

这两个人谈得正上劲儿，副驾驶座上的人点了支烟，随手把火柴杆丢到车窗外面。如果他肯看一眼火柴杆落下去的地方，肯定会发现那具尸体。然而他并没有看，仅仅把火柴杆丢到尸体的脚边，随即一闪而过。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风轻轻地吹动着尸体的衣服，尽力吸走那一部份残余的热量，使它和黑暗更加接近。

又过了30分钟，已经到了需要打开车灯行车的时候，

从卡车消失的方向产来一对年轻人。他们也许是一对恋人，也许是一对年轻夫妻。两人说笑着走了过来。他们走不了两步就会停下来彼此热烈拥抱、热吻。即使不吻不类的时候，也是手挽着手似乎一刻也不想分离。

不一会儿姑娘停下脚步，朝两面瞧了瞧。她见除了夜色之外再没有什么，便朝她的男友悄悄说了句什么。小伙子强忍着笑点了点头，然后背过身去。

姑娘跑了几步，撩起裙子边往下脱内裤边蹲到路边，她轻轻地吐了口气，正想体味一下减轻负拒的快感，目光却被前面不到一米远的东西吸引了过去。……她看到了一张被汽鼓车压得连眼珠子都掉了出来的脸！

姑娘被吓得一屁股坐到地上，大哭大叫起来，听到她的呼救声赶来的小伙子，也被眼前的情景吓得膛目结舌。

这对年轻人手拉着手逃之夭夭，嘴里还不停地喊叫着什么。那意思自然是说他们发现了一具被车压扁的尸体。可日本人却听不懂。

因为他们讲的并不是日语。

两个人逃步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对尸体投去同情的一眼，这是人类善良的本性，是得以延续的唯一因素，但是，谁能体会到尸体此刻的心情呢？它也许在想：他们是多么幸福的一对啊！要是能够在隅田川焰火大会之前走进新房，上帝会保佑他们多子多孙的。

风突然间猛烈地刮起来，落日的余辉正在退去天边的裾角，主角已经退隐到后台，该是大众消费那些没有多少艺术价值的肥皂剧的时候了！

第一章　　奇怪的来客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九九八年的东京。春光明媚的五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晴朗了一天的艳阳天的气息还没有完全消失在即将来临的夜色之中。此时，在新宿p饭店二楼宴会厅里正在举行一场招待会。这个招待会是东洋福兹股份公司为使本公司的业务获得突破性的飞速发展而举办的。规模虽不算大，却也十分热闹。

与会者大约有一百四十多位，大多数来自与该公司有业务来往的营养保健食品株式会社、小卖店或者药店、制造承包商、原料供应商等方面。当然，也有民政部门的官员、新闻记者及一流食品会社的领导。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欢快的音乐声在大厅里流转。似乎是圣德太子摄政时流行的宫廷音乐，那时的人们热衷于政治，虽然贫困得有些离谱，但心灵上的享受却是超一流的。大约有十名左右的公司职员以及饭店的女招待来往穿梭于已显出热闹气氛的会场之中，更增添了一种节日的气氛。从致完开幕词到全体于一杯使会场一下子轻松起来的时候算起，招待会已进行了二十分钟。

舞台上方桂着本次招待会的会标——《令人耳目一新的壮阳滋补新药——海蛇施奈克斯》首发式昏新产品发布会。明眼人从会标就可推断出招待会的目的。中等规模的保健食品生产、销宿公司东洋福兹株式会社显然是想通过这个招待会把他们最新研制出的产品海蛇施奈克斯迅速推向市场。该公司打出的壮阳滋补新药的招牌颇有几分划时代的意义。同时为了使产品的销售步上一个新台阶，公司还特意请人代笔写了这本书。

这本书售价不高，只是一个冰湛淋的价格而已！

但它的作者来头却不小，从扉页上的照片可以看到他的肖像口及吹捧般的人生简历。

舞台一侧的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几百本崭新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壮阳滋补新药——海蛇施奈克斯》，此外还摆着为即将开始的卡拉OK大赛而准备的一大堆奖品以及包装十分讲究的该公司最新产品——海蛇施奈克斯。该书的作者正是东洋福兹株式会社会长。

整个会场热闹非常，热情洋溢。

东洋福兹公司对其新产品海蛇施奈克斯所投的血本确实

大得惊人。虽说世上确实有专门替人捉笔代刀的人存在，可是为了促销专门请人写书，并为该书的首发式召开如此盛大招待会的毕竟是少数。尤其是对一个只有十二名职员、年营业额仅三亿日元的中小公司来说，多少有些过价铺张。

谁去管这些呢？商品社会从来都是这样。

到场的客人们也许都有过类似的想法，除非他不是一个机灵的商人。

你瞧，那三个很可能是专门采访这方面消息的记者，正不无嫉妒地躲在会场角落里悄悄议论。

“你们瞧瞧这个场面吧，东洋会社也真够讲排场的。看样子他们肯定是认为如果不照从前那样搞什么健康食品的话，无论如何也不会有大的突破，他们大约是被失败吓破了胆？这群胆小鬼总会在这些方面玩弄一些心理游戏，要不是太多的失败，他们怎么会这么干呢？所以这次推出了壮阳药物的新方针，以期有所突破吧。”

块头最大的一个开了头，站在他身旁的大约三十岁左右，双眼突出的小瘦子马上接过话茬，摆出一副深知个中三昧的样子说道：“着眼点倒是不错。这年头几再搞什么保健食品确实搞不出什么大名堂。至于营养品之类的食品更叫人倒胃口，所以说，干脆来硬的。壮阳药之类的东西还真有市场呢！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不在介绍药品性能作用方面动一番脑筋，恐怕在通过药品管理方面还会有些麻烦呢。不过我听说这种药品是他们研究了五年的成果，看样子投资也不会小的。”

“你还不知道？会长的太太是个大富婆呢。”另一位四眼

儿不慌不忙地插了一句。

大块头双眼一瞪：“大富婆吗？谁知道她是如何从男人的腰包里把钱掏出来的，也许是另有高招吧！”

“这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呢，对于那位与其说他是个企业家不如说更像个学者的总经理来说，没有比这更般配的妻子了。

“其实他当社长也不过两年左右，在此之前社长是他的夫人。”

大块头从路过身旁的招待手中的托盘里抓起一杯兑水的酒送到嘴里。

“什么？真是人不可貌相啊。想不到那么温柔漂亮的太太也能当企业家！”小瘦子感慨万分。

“叫我说，女人毕竟是女人。开始还马马虎虎，到后来就再也搞不下去了。所以她丈夫才不得不出马。

“是吗？那么她丈夫过去一直是于些什么呀？”

“我可没听说过，反正人家就是有能力，我真羡慕得要死？要是我再年轻二十岁的话……。”

“好像一直在潜心搞研究。对了，据说他整天钻在会社下属的一个研究所，叫什么东洋化研的实验室里摆弄瓶瓶罐罐。”

“从一个科研人员摇身一变为企业家？对于一个学者出身的来说，也算得上个能于的企业家了，开发新产品，请人代笔写书，开招待会。妈的，我真羡慕得要死！何况夫人又是出名的美人呢？”

“你这样想就太不应该了，想想看，赶上这么个漂亮女

人，恐怕驹津先生天天服用海蛇施奈克斯都应付不过去呢……，，

“他也不老呀。”

“也许那玩意儿是移植的呢？”

“别说丧气话，谁都明白驹津宝刀未老。”

载眼镜的话仿佛使这场话告一段落了，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朝着站在舞台左侧的驹津洁那儿走去。这时驹津洁正在由井藤吉的介绍下与一家大型食品厂的部长交换名片。

这位部长脑满肠肥、五短身材，是那种所谓当官儿的外表，而驹津却身近一米八十公分，属于那种干练挺拔的体型，看外表也就是四十到四十五岁之间，而且同人们相比，与其说他是企业家不如说更像是个大学里的教授。他的脸一板正经，当然啦，有时也透出一丝大腕儿们特有的气息。胖部长说道：

“你们这一招可真叫绝。我们会社也有意染指保健食品市场。不过今天一见你们这阵势，看来还是不插手的为妙啊。”

“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像我们这种小得一股风都能吹跑的公司，没有一点儿自己的特色就混不下去。至于跟贵公司竞争的事儿，我们压根儿就不敢想。请您千万不要再寒碜我们了。”驹津君，你别再说了。”

“怎么啦，难道我们的话伤害了你的自尊心了吗？”

驹津巧舌如簧对答如流。胖部长口里虽然又谦虚了几句，却已笑容满面地把话题转到了海蛇施奈克斯的功效方面，还说今呼应酬时要亲自尝试一下它的威力。

驹津面带微笑离开了那儿，目光再次投向刚才就已注意到的那个站在门口附近的客人身上，心里想，这个人干吗总盯

看自己呢？

他心里有些嘀咕，忍不住又多看了那人两眼。

谁遇上这样的事，都会立刻反省自己近期的行为，因为这是根源呢。

那个人离群独坐，自始至终泥塑木雕般地靠在鸡尾酒旁的墙边不曾动窝。此人大约五十岁上下，身体非常壮实，即使穿着西服，也能使人感觉到他的体格有多么强壮。他留着胡子，打了个领结，嘴里喝的似乎是不含酒精成分的马丁尼鸡尾酒。

扎着领结而且手拿一个鸡尾酒杯的样子在这种招待会上本来就显得很特别，但是他真正吸引了驹津的注意力是因为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驹津半寸。

招待会刚开始五六分钟后他就注意上了这个人。当时他感觉到背后有一股冰冷尖利的目光正在射向自己，回头一看正好与这个人的目光相遇，由于对方手中本着酒杯，驹津轻轻地举了一下手牛的酒杯向他表示敬意。可是自己从未见过此人啊，他不禁有些迷信了。

不知道那人认不认识自己？

他越疑惑就越想过去打个招呼，可是又怕太失礼了，因为招待会上并非只有他一个人。

在出席招待酒会的人中本不乏初次见面的人。这种事本身并无大碍，但是自从那时起不论他什么时候朝此人看去都会发现对方那颇具深意的目光依然在注视自己，搞得他心里越来越不自在。当他意识到这一点之时，才发现双方目光相遇的次数急剧增加。

此人绝对不是干这一行的！他属于驹津完全不熟悉的另一个世界。这一点连问都不用问，从他周围的氛围就能明显地感觉到。

驹津不动声色地走到由井常务身边，说道：“由井先生，请你给我拿个烟灰缸好吗？”正站在桌前的的由井拿起一个烟灰缸递给他。转眼就到六十二岁的由井是位自从本会社成立以来就在这儿工作的元老。他现在具体负责会社的销售业务，也就是说他是会社的大掌柜，是位诚实而又正直的人。

“社长，您还是吃点什么吧。来点烤牛扒怎么样？”

“烤牛扒是美味，牛肉是从南非运来的吗？”

“是啊！来块吧？”

“谢谢了，我已经够了。”

他接过烟灰缸随即压低嗓门问道：“请不要马上回头看，您认识那个站在门口、扎着领结的人吗？”

由井从桌子一头端来两杯兑水的酒。他把其中一杯递给驹津，同时回答道：“不认识。怎么，驹津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我并不认识他，也不知他来这儿想干什么。总之一句话，我讨厌他！他一直不怀好意地盯着我。”

“能有这事儿，这可就怪了！”说着由井又扫了那人一眼。

“我去跟他交换一下名片试试看。”

“好吧……”

由井刚刚离开，一名专业报社的女记者就走来给驹津照了张快像。驹津与她热情应对。

“没错儿。毕竟是划时代的壮阳药物啊。对了，很可能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